

變形的六塊肌

夜已深，人未寧，大兒子佇足鏡前，撩起上衣，盯視腹上二隻蜈蚣，掐捏變形的六塊肌，嘀咕「有一陣子，好痛恨自己的身體」。聞之，心如針扎。

大兒子上國中那年，我面如黃土，虛弱疲憊，貌似瘦猴，母親深感不對勁，硬拉我去醫院做檢查。一星期後，醫生邊看報告邊搖頭：「怎麼現在才來？嚴重！肝已硬化，此病不可逆，爾後你要與上帝搶時間了」。醫生欲向太太單獨說明詳細情形，示意暫避，惴惴不安的我站在門外，心涼了半截。

在回家的公車上，風起雨下。我結結巴巴地問：「醫生怎麼說？」，焦心的太太在耳旁低聲道：「五年後，就會到肝硬化末期」。惶恐之外，天啊！青壯之始，就來日不多！灰心喪氣地側望窗外，風變強雨變大，雨滴如子彈般射來，快把車窗擊碎，心早碎裂，已是風中燈嗎？

次年某仲夏夜，到牙科診所拔牙，年輕牙醫施力稍大，造成牙齦流血不止，連夜轉大醫院急診。之後，肝硬化症狀如上腹悶痛、舌頭滲血、倦怠無力、食道靜脈瘤……等，雨後春筍般出現，防不勝防，也難有效改善。

二年後食道長多顆靜脈瘤，有大有小，盤據各處，若破裂會大量流血，危及性命。預防性結紮後，它又增生，生成的速度愈來愈快，數量愈來愈多，每隔一段時日，就須住院做食道靜脈瘤結紮手術。吃喝都難安心，怕它破裂的憂慮如影隨形，揮之不去，風中燈開始搖晃。

為守護風中燈，過自我限縮的生活。勸菸不抽，難逃被譏不隨俗；敬酒不喝，屢被嘲不上道；滿桌佳餚，只吃合適的菜，總被笑不吃香喝辣，人生何來樂趣；吃太太做的便當，常被揶揄又吃愛心便當；若缺席下班後的聚會，必被批不合群。長年為保養肝臟而自絕吃喝玩樂，流言蜚語不時四處傳揚，理應活躍的壯年男，卻像一隻孤雁。

年過半百的二月二十八日清晨，無時無刻不擔心的事發生了。突然口吐鮮血、頭昏，旋即昏迷倒地。震驚但臨危不亂的太太立即打一一九，救護員到家，火速背我下樓，抬上救護車，急送離家最近的和平醫院。

在急診室狹小病床上，吐出的鮮血，濺射八方，染紅衣褲。經四小時輸血及注射止血劑，未見效果，醫生無法判斷出血點，擬以開腸剖肚方式處理，因風險太大，家人不贊同。吐血稍緩，家人將我轉往原就診醫院。

轉院後，繼續輸血，裝上生命跡象監測儀。我仍吐血不停、昏睡，始終沒改善，最危急時血壓 20、心跳 220，連儀器都被醫護人員關掉，家人問情況如何？醫生冷回：「很不樂觀，家屬要有心理準備」，多位至親匆匆從故鄉趕來醫院探視，欲見我最後一面。七上八下的太太緊守身旁，不斷呼喊我名、拍打我身，怕我長睡不醒，風中燈就此熄了。

來時如細雨輕飛，讓人覺得無所謂；後涓涓而流，慢慢侵蝕，讓人疏於防備；終如暴雨洪水，一次沖垮，讓人來不及後悔。沉默的肝疾竟如此難纏。

初發現肝癌，醫生扼腕嘆息：「無法做一般手術」，支開茫然瞬間攻滿腦袋的

我，與一臉錯愕的太太討論治療事宜。

在回家的公車上，魂飛魄散，無助地求問愁眉皺縮的太太「醫生說些什麼？」，她不語，再問，她搖頭，仍不語，持續追問，憂心如焚的她才壓低嗓門道：「唯一辦法只有換肝，而醫生無法處理」，音是顫抖的。頓時悲憤衝心，怎麼會突然這樣？那該怎麼辦？窗外快速移動的景象如人生跑馬燈，要吹熄燈號了嗎？是日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。

太太問兒子願意捐肝救爸爸嗎？兄弟皆毫不遲疑答願意。小兒子，哥哥要出國深造，我捐。大兒子隨後，我常運動，身強體壯，還有六塊肌，我捐。兒子們在第一時間就樂意給我續命機會，感動莫名自不在話下，有子若此，今生足矣。

運動中心常有大兒子的足跡，操場上屢見大兒子跑步的身影，家裡有啞鈴、跑步機……。大兒子也加入健身俱樂部，在教練指導下持續鍛鍊，練出男人羨慕女人愛的六塊肌，並以「精壯六塊肌」為得意之事。

怎麼有人忍心要兒子捐肝？捐肝後還能過正常的生活嗎？不要讓小孩承受捐肝的風險。為何要割捨年輕人一部分的肝救老人衰敗身體？小孩不一定要捐肝救父母才算孝順。父母沒權力要求子女捐肝。等大愛肝吧！到大陸換肝吧！這些意見天天在耳邊縈繞，對是否要讓兒子捐肝，天人交戰。

老闆對大兒子明言「你若捐肝，就不必來上班了」，大兒子霸氣回「先救爸爸，以後的事，將來再說」。遠離他鄉，父子同時做大手術，照護工作之繁重與壓力之大不言可喻，該怎麼辦？太太拍拍胸脯，有我在，你們放心。感恩家人全力支持與長年相護相伴。

大兒子真性情地跟媽媽說：「少了爸爸，家就不完整了，救爸爸是應該的。決定辭職，工作以後再找就好了」。

查房時，陳院長：「就看小孩子的肝適不適合你」，林醫師：「機會繫於你兒子的肝」，這二句話讓我掙扎不已。如沒換肝，很快就要跟大家說再見，若換肝得救，卻要犧牲兒子一部分的肝。情感上過不去，理性上想續命，站在機會與命運的十字路口，不知要往左還是往右。

親聞不少換肝不如意，目睹許多捐肝後遺症，讓我對換肝裹足不前，但見眾多比我嚴重的病患換肝順利，喜獲重生，求生慾望又再度翻騰。萬分期待又怕萬一孩子受到傷害，何況換肝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，不要換好了。

那些在高雄的日子，為捐出最佳狀況的肝，大兒子每天晚上會在醫院的公園跑步，醫師們讚譽不絕。

肝臟移植手術前一晚，滂沱大雨。晨起，雨後天晴，天空清朗如洗，藍天白雲交相輝映。

我們準時到手術室報到，麻醉師驗明正身後，鏗鏘有力地朗讀全身麻醉同意書全文，部分條款有致命性風險，又預估麻醉時間長達十小時，風險難完全避免，令人心生畏懼，屢屢想打退堂鼓，無奈，換肝是活命的最後機會，也是無可選擇的拚搏。

莊重嚴肅氣氛下，我們臉發青、手發抖地簽下麻醉同意書。大兒子臉泛紅，

眼無辜，還來不及回頭看家人，就被護理師帶向冰冷的手術室，披著薄薄的淺綠色手術服，在寂靜白色長廊上「捐肝救父吾往矣」的豪邁、悲壯景象震撼我心，漸漸遠去的背影更令我不捨，想大聲喊「兒子，回來」。

被領向手術室前，我與家人相視無言，鼻酸眼濕，滿腹淒涼，聽到太太和小兒子大聲齊喊：「等你們平安出來」，激動到想拔腿往外衝，回家好了，但已被護理師們左右緊緊攙扶，緩緩走向手術室，仍頻頻回頭望家人。當下只願與過去不好的自己訣別，不想與家人悲苦的永別。

經十五小時手術，我重生了。大兒子經九小時手術，肝少了，六塊肌走樣了，橫豎各多一條 18 公分長，像放大版蜈蚣攀附在腹部的疤痕，是延續他人生命而留下的「愛之印記」，烙在大兒子腹上，也永遠烙在我心中。

好長一段期間，不見有運動習慣的大兒子上健身俱樂部。年餘後，我們到市民活動中心，大兒子鼓足勇氣脫去上衣，露出變形的六塊肌游泳，眾人莫不好奇的睜大雙眼，端詳那令人畏懼，有蟹足腫的大疤痕。有位稚嫩小孩，躲在穿比基尼媽媽背後，畏縮地看大兒子，問媽媽：「那位大哥哥的肚子好可怕，他是壞人嗎？」，發窘的媽媽小聲地要小孩閉嘴，緊拉小孩的手，快步離開，不好意思的大兒子立刻放低身體，讓疤痕隱沒水裡。

傍晚回到家，大兒子又在鏡前掀起上衣，俯視二隻蜈蚣，輕輕撫摸，釋懷地細語：「不再討厭你們了」。

我雖幸運重生，但後遺症不斷，如免疫力低下、膽管阻塞、胰臟發炎、腎功能下降、敗血症、肝臟排斥……等，曾坐救護車由台北夜奔高雄長庚，回鍋住院治療是日常，一住就二星期以上，高雄長庚已是第二個家，人生如一齣尚未演完的跌宕起伏、曲折磨人連續劇。感恩陳院長精湛醫術，及醫療團隊悉心照護，方得度過重重難關險卡，讓我奇蹟式的多活這些年。

甫出院，除虛弱身軀外，大兒子一無所有。先是，公司通知不用上班了。稍後，海誓山盟的女友留下一張祝福卡後就失聯。接著，英國進修計畫暫時取消。不久，與人合夥的文青小店被摯友霸吞。一切美好與希望在短期內化為烏有。大兒子跟媽媽說：「無悔付出，只要全家能幸福的在一起」。

第十三個「新生日」，夜已靜，人未寐，凝視書櫃中金黃的「捐肝勇士」紀念牌，心緒澎湃，「肝硬化、罹癌、求醫、捐肝、換肝、重生」的縮時影像清晰浮現眼前。思及大兒子救活命危的我，但正值青春年華的他，卻人生驟然巨變，一切歸零，艱辛地從頭活起，淡淡的美麗與哀愁襲心頭，感恩之淚潤濕老花的雙眸，又掛念起那變形的六塊肌，真想把肝還給他，幾滴沒管住的不捨之淚偷偷滑落枯瘦的臉龐，也挑動沉重的心弦—當初讓大兒子捐肝是最好的選擇嗎？